五事毗婆沙論卷上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製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丙

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
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
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
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
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
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
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
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
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孟柱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捴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
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埀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
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
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
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
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
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
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
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
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
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大唐皇帝述　聖記　在春宮日製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盖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
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
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
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
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
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
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
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
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揔
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
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聡令
立志夷簡神清齠齓之年體拔浮華
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
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
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
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

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
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
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
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五事毗婆沙論卷上

尊者法救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分別色品第一

敬礼佛法僧 我今隨自力 欲於對法海
採少真實義 哀愍弟子等 當釋能生慧
滅愚五事論 令彼覺開發

尊者世友為益有情製五事論我今
當釋問何用釋此五事論耶荅為欲
開發深隱義故若未開發此深隱義
如有伏藏未開發時世間無能歡喜

受用若為開發此深隱義如有伏藏
已開發時世間便能歡喜受用又如
日月雖具威光雲等翳時不得顯照
若除彼翳顯照事成本論文詞應知
亦尒雖已略辯種種勝義若不廣釋
便不光顯為令光顯故我當釋閻已
知須釋五事論因尊者何緣製造斯
論荅有弟子等怖廣聞持欲令依略
覺自共相謂彼尊者常作是思云何
當令諸弟子等於一切法自相共相
依止略文起明了覺以明了覺喻金
剛山諸惡見風不能傾動不明了覺
如蘆葦花為惡見風之所飄鼓旋還
飄颺猶豫空中如是欲令諸弟子等
起堅固覺故作斯論問何謂諸法自
相共相荅堅濕暖等是諸法自相無
常苦等是諸法共相世間雖於諸法
自相有能知者然於共相皆不能知
如是欲令諸弟子輩於二相法能如
實知故造斯論問已知須造五事論
緣此復為何名五事論荅由此論中
分別五事是故此論得五事名依處
能生事義无異阿毗達磨諸大論師

咸作是言事有五種一自性事二所
縁事三繫縛事四所因事五攝受事
當知此中唯自性事問若尒何故說
有五法荅事之與法義亦無異問何
故此論唯辯五法有作是說此責非
理若減若增俱有難故有說此論略
顯諸法體類差別不相雜亂攝一切
法故唯說五若揔於五立一法名雖
是略說攝諸法盡而不能顯心等五
法體類差別不相雜亂若說有漏無
漏等二有學无學非二等三欲色无
色不繫等四應知亦尒問豈不列名
即知有五何故論首先標五數荅如
縷繫花易受持故謂如以縷連繫衆
花易可受持莊嚴身首如是數縷連
繫義花易可受持莊嚴心慧或先標
數後列其名是製作者舊儀式故應
知法聲義有多種謂或有處所說名
法如契經說汝應諦聽吾當為汝宣
說妙法或復有處功德名法如契經
說苾蒭當知法謂正見邪見非法或
復有處無我名法如契經說諸法
無我當知此中無我名法法謂能持

或能長養能持於自長養望他
問何故此中先辯色法荅一切法中
色最麁故是一切識所緣境故與入
佛法為要門故謂入佛法者有二甘
露門一不淨觀二持息念依不淨觀
入佛法者觀所造色依持息念入佛
法者觀能造風問依何義故說之為
色荅漸次積集漸次散壞種植生長
會遇怨親能壞能成皆是色義佛說
變壞故名為色變壞即是可惱壞義
有說變礙故名為色問過去未來極
微無表皆無變礙應不名色荅彼亦
是色得色相故過去諸色雖無變礙
而曾變礙故立色名未來諸色雖無
變礙而當變礙故立色名如過未眼
雖不能見而曾當見故立眼名得彼
相故此亦應尒一一極微雖無變礙
而可積集變礙義成諸無表色雖无
變礙隨所依故得變礙名所依者何
謂四大種由彼變礙无表名色如樹
動時影亦隨動或隨多分如名鼠食
或表內心故名為色或表先業故立
色名色云何者問尊者何故復說此

言荅前所略說今欲廣辯若有見有
對色若無見有對色若無見无對色
總攝名為諸所有色言一切者謂此
諸色攝色無餘四大種者問何故大
種唯有四耶脇尊者曰此責非理若
減若增俱有疑故不違法相說四無
失有作是說為遮外道大種有五故
唯說四彼執虛空亦是大種問何故
虛空不名大種荅虛空無有大種相
故謂大虛空是大非種以常住法無
造作故大德妙音亦作是說虛空大
種其相各異虛空雖大而體非種又
諸大種若能成身多是有情業異熟
攝虛空无彼業異熟相是故虛空定
非大種問所說大種其義云何荅亦
種亦大故名大種如世間說大地大
王問此中所說種是何義荅能多積
集能大障礙能辦大事故名為種問
此四大種作何事業荅此四能造諸
所造色謂依此四諸積集色大障礙
色皆得生長如是名為大種事業問
造是何義為因為緣若是因義此四
大種於所造色五因皆無如何可言

造是因義若是緣義諸所造色除自
餘法皆增上緣是則不應唯四能造
有作是說造是因義雖四大種於所
造色無相應等五種因義而更別有
生等五因即是生依立持養五復有
說者造是緣義雖所造色除其自性
餘一切法皆增上緣而四大種是所造
色近增上緣非所餘法如說眼色為
眼識緣彼說勝緣此亦應尔問頗有
是色非四大種亦非大種所造色耶
荅有謂一或二或三大種此一二三
不名四故又諸大種非所造故問何
故大種非所造耶荅因色果色相各
異故或諸大種若所造攝為四造二
三造一耶若諸大種四能造一地等
亦應還造地等是則諸法應待自性
然一切法不待自性但藉他緣而有
作用若諸大種三能造一因數既闕
應不能造如所造色因必具四
問已總了知大種所造復欲聞此二
種別相何謂大種其相云何荅地等
界名大種堅等性是其相問若堅性
等是地等相所相能相豈不成一荅

許此成一亦有何過故毗婆沙作如
是說自性我物相本性等名言雖殊
而義無別不可說諸法離自性有相
如說涅槃寂靜為相非離寂靜別有
涅槃此亦應然故無有過此中堅性
即堅分堅體約種類說堅性是地界
然此堅性差別無邊謂內法中爪髮
等異外法中有銅錫等殊又內法中
手足等堅異外法亦尒故堅性無邊
問若尒堅性應共相攝云何說為地
等自相答堅性雖多而總表地如多
變礙總表色蘊所表既一故非共相
有說堅性通二相攝觀三大種則成
自相若觀堅類有內外等無邊差別
復成共相如變礙性通二相攝觀餘
四蘊則成自相若觀色性有十一種
品類差別復成共相又如苦諦共相
遍迫觀三諦時此成自相若觀有漏
五蘊差別即此遍迫復成共相堅性
亦然故通二種問若如是者云何建
立自共相別不相雜亂答以觀待故
無雜亂失謂若觀彼立為自相未嘗
觀彼立為共相若復觀此立為共相

未嘗觀此立為自相故自共相觀待
而立問已知大種相各有異大種作
業差別云何答地界能持住行三類
令不墜落水界能攝性乖違事令不
離散火界能熟不熟物類令不朽敗
風界能令諸物增長或復流引是謂
大種各別事業問地水火風各有二
性謂堅等性及色性攝云何一法得
有二相答一法多相斯有何失如契
經說二二取蘊有如病等无量種相
或堅等性是地界等自相所攝其中
色性是地界等共相所攝故於一法
有二種相一自二共亦不違理問如
是四界可相離不答此四展轉定不
相離云何知然契經說故入胎經說
羯頼藍時若有地界無水界者其性
乾燥則應分散既不分散故知定有
水界能攝若有水界無地界者其性
融釋則應流泒既不流泒故知定有
地界能持若有水界无火界者其性
潤濕則應朽敗既不朽敗故知定有
火界能熟若有火界無風界者其性
則應無增長義既漸增長故知定有

存

風界動搖問若尒經説當去何通如
契經説苾芻當知於此身中火界若
發或即令捨命或生近死苦若經係
增减不增减説不言火體身中本无
問地界與地有何差別若地界堅性
地謂顯形地界能造地謂所造地界
觸處身識所識地謂色處眼識所識
是謂地界與地差別水火亦然風或
風界
問已具了知堅濕暖動四大種相展
轉乖違如四毒虵居一身箧復欲聞
彼所造色相且何名為彼所造色若
彼所造色謂眼根等眼即根故説名
眼根如青蓮華餘根亦尒問眼等五
種亦界處攝何故此中獨標根稱若
為欲簡別色等外境謂若説為眼等
界處則根根義差別難知是故此中
獨標根稱此則顯示所造色中内者
名根外名根義問此中所説根義云
何若增上取勝現見光明憙觀妙等
皆是根義問若增上義是根義者諸
有為法展轉增上無為亦是有為增
上則一切法皆應是根若依勝立根

故无斯過謂增上緣有勝有劣當知
勝者建立為根問何根於誰有幾增
上答五根各於四事增上一莊嚴身
二導養身三生識等四不共事先辯
眼根莊嚴身者謂身雖具衆分餘
根若闕眼根便醜陋故導養身者謂
眼能見安危諸色避危就安身久住
故生識等者謂依眼根一切眼識及
相應法皆得生故不共事者謂見色
用唯屬眼根二十一根无斯用故次辯
耳根莊嚴身者謂耳聾者不可愛故
導養身者謂耳能聞好惡聲別避惡
就好身久住故生識等者謂依耳根
一切耳識及相應法皆得生故不共
事者謂聞聲用唯屬耳根二十一根
无斯用故鼻舌身根莊嚴身者如眼
耳說導養身者謂此三根受用段食
身久住故生識等者謂依三根鼻舌
身識及相應法皆得生故不共事者
謂齅嘗覺香味觸用屬鼻舌身非餘
根故問如是五根有何勝德誰為自
性業用云何答眼根德者謂與眼識
及相應法為所依故眼根自性即是

淨色能見諸色是眼業用餘根三事
類眼應知此中且說有業用根非一
切根識所依故此色澄淨故名淨色
或復此中與眼識等為所依者顯同
分根說淨色言顯彼同分問何謂同
分彼同分根如是一名所目何別荅
有業用者名同分根無業用根名彼
同分如能見色名同分眼不見色者
名彼同分彼同分眼差別有四一有
過去彼同分眼謂不能見諸色已滅
二有現在彼同分眼謂不能見諸色
今滅三有未来彼同分眼謂不能見
諸色當滅四有未来定不生眼其同
分眼差別唯三謂除未来定不生眼
耳根等四如眼應知或復五識各二
所依一俱時生謂眼等五二無間滅
謂即意根唯說識依濫无間意但言
淨色五體應同故淨色言簡无間意
與眼等識為所依言顯眼等根差別
有五由斯故說五識所依與等無間
緣差別各四句俱生眼等根為第一
句無間滅心所為第二句無間滅心
為第三句除前餘法為第四句問誰

能見色為眼根見為眼識見為與眼
識相應慧見為心心所和合見耶汝
何所疑一切有過若眼根見餘識行
時寧不見色何不俱取一切境耶若
眼識見諸識但以了別為相非見為
相豈能見色若與眼識相應慧見應
許耳識相應慧聞彼既非聞此云何
見若心心所和合能見諸心心所和
合不定謂善眼識與二十二心所相
應不善眼識與二十一心所相應有
覆無記眼識與十八種心所相應無
覆无記眼識與十二種心所相應既
不決定云何和合荅眼根能見然與
眼識合位非餘辟如眼識了別色用
依眼方有又如受等領納等用必依
於心此亦應尒由斯理趣餘識行時
眼既識空不能見色亦無俱取一切
境失以一相續中無二心轉故問何
故具六所依所緣而一相續中無六
識俱轉荅等无間緣唯有一故復有
餘義若眼識見誰復能識若慧見者
誰復能知若心心所和合能見諸法一
一業用不同於中定無和合見義又

應一體有二作用謂許能見及領納等復有餘義若識見者識无對故則應能見被障諸色慧及和合應知亦然是故眼根獨名能見問已知見用唯屬眼根眼見色時為二為一若此不決定若開兩眼觀諸色時則二俱見以開一眼按一眼時便於現前見二月等閉一按一此事則無是故有時二眼俱見又發智論說俱見因謂雙開時見分明等兩耳兩鼻應知亦然問何緣二眼二耳二鼻雖各兩處而立一根答二處眼等體類一故二所取境一界攝故二能依識一識攝故又二俱時能取境故雖有兩處而立一根女根男根即身根攝是故於此不別立根眼根極微布眼精上對境而住如香荾花耳根極微在耳穴內旋環而住如卷樺皮鼻根極微居鼻頞內背上面下如雙爪甲舌根極微布在舌上形如半月然於舌中如毛髮量無舌根微身根極微遍諸身分

春

五事毗婆沙論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事毗婆沙論卷上　第十八張　西